

百万学生争相抢读的**侦探事件**，挑战你的**推理神经**！

# 校园侦探 事件簿



XIAOYUAN ZHENTAN SHIJIANBU

离奇的案件，缜密的推理，屏息的情节，骇人的诡计……  
睿智的少女侦探双木熙，在迷雾中揭开十一个诡秘案件背后的阴谋。  
真相，正破茧而出……

王梦瀚◎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1

# 校园侦探 事件簿



XIAOYUAN ZHENTAN SHIJIANBU

王梦瀚◎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---

**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**

校园侦探事件簿 / 王梦瀚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0. 2

ISBN 978-7-219-06832-8

I. ①校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27980 号

---

监 制 彭庆国  
策划编辑 王晓雪  
责任编辑 王晓雪  
责任校对 唐柳娜 周月华 林晓明

---
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 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 
邮 编 530028  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  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  
印 张 16  
字 数 195 千字  
版 次 2010 年 2 月 第 1 版  
印 次 2010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832-8/I·1249  
定 价 25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# 目录

- 001 / 案件1 豪宅复仇者之夜
- 030 / 案件2 “推理祭”杀人事件
- 056 / 案件3 不是凑巧的杀人案
- 066 / 案件4 身怀毒瘤的女神
- 087 / 案件5 黑暗组织“伍”显露一角
- 101 / 案件6 人是我杀的
- 112 / 案件7 嫦娥、后羿的宝藏
- 138 / 案件8 真假名侦探双木熙
- 160 / 案件9 滴血的校园
- 192 / 案件10 一枝死神之花
- 217 / 案件11 少女的微笑
- 





## 案件 1 豪宅复仇者之夜

在罪恶面前，该做艺术家还是冒险家？  
这是个问题。

### 【序】

班车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经过城西这片开阔地。

车上的一个人，习惯性地坐在窗边，向外眺望着。在去公司长达三个小时的车程中，他（她）无意中养成这个习惯。

无边际的天空，像被墨汁晕染开来。乌黑的云朵一堆堆地叠在一起，天际划过一道骇人的闪电，轰隆隆的雷声随后响起。

开阔的地上有一大片树林，一间破旧的小屋，像美玉上的一点瑕疵，格外扎眼。

他（她）心里不禁想起，过不久这片开阔的土地就要被当地最大的房产公司收购了，高档别墅区将在这里拔地而起。

就在此刻，一道炫目的闪光划破天际，闪电犹如一条巨龙穿越云霄，刹那间落在小屋上，响起一声犹如爆炸的巨大雷鸣。

他（她）瞪大眼睛看着这场大自然的精彩表演。

破旧的小屋内，火苗发了芽，越演越烈，火舌一下子喷射出来，火团包围住小屋。雷声仍不断响着，夹杂着燃烧发出的吱吱声。

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开来。毕竟，七月份的大地，只要有一个自燃点，就会如干柴烈火，漫天无法收拾。这里瞬间变成一片火海。



等消防官兵来到时，火已无情地吞噬了小屋及周围的树木，几缕水柱无力地喷射着，缕缕浓烟不时从残垣断壁中冒出。

翌日，报纸上出现了对这件事情的报道。

标题定为“房屋遇雷自燃，八旬老人被烧死”。

据目击者称，看见雷打在屋顶上，没隔几秒，火便烧了起来。后又据警方调查，房屋燃烧起来是由于雷击中暴露在外的电线，当时房主可能在使用相关东西，造成自燃。至于是使用什么，这点由于房屋烧毁得太厉害而无从考证。

房主是一位八十岁的老奶奶，中风，早就瘫痪在床，靠吃家中储存的大量罐头为生。看来老人只是在这偏僻之地苟延残喘。等着罐头吃完，就结束自己的生命。这从废墟中残留的罐头盒便不难推断出。

据推断，事故发生的时候，老人由于身体行动不方便，无法逃出，便随着破旧的房屋被大火吞噬。

老人被烧焦的尸体没有任何亲属来认领，身份至今不明。

后来，这个事件便以自然事故匆匆结案。

他（她）看着报纸，无奈地笑了笑。呵，这种事情太多了，在这个社会中每天都在发生，没什么好在意的，像老人这样的生命不过是换来报纸上那小小的“豆腐块”。

## 【1】

清晨，一缕阳光透过玻璃窗射入房内，屋外茂密的树丛中几只鸟飞向天空。

几栋别墅坐落在这里，威严而庞大，别墅四周围着黑色的栅栏。别墅的墙壁是红褐色的，一共有四层，第三层有一扇大大的玻璃窗，格外显眼。几栋别墅间的树木、花草协调地茂盛地生长着，很明显能看出有花匠在精心修剪栽培着。这里除了这几栋豪宅，没有其他建筑，绝对是独享天地。

天空碧蓝如洗，一派纤尘不染的明净。

可是谁知道在这令人心旷神怡的和谐背后隐藏着什么惊人的秘密。

管家许姨顺着楼梯徐徐而上。许姨身材矮小，头发微微有些发白，她从一个豆蔻少女到如今，在这栋大牢似的豪宅里整整耗了五十年。

许姨来到老爷的房门前，轻轻叩着门说：“老爷，早饭准备好了，可以吃饭了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房里还是悄然没有动静。

一种不安涌上许姨的心头，她提高了些音量，又喊了几遍。



其余的人都在窒息的空气中等待着，脸上没有表情，好像在经历排练过的情节。

二十分钟后，随着三辆警车闪烁着耀眼的红光驶来，警察赶到了。人们集中到了客厅里。前来的是一位胖胖的警官，虽然满脸横肉，但一双睿智的眼睛炯炯有神。唇上的两道八字胡，成了他脸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他用充满磁性的声音说：“你们好，我是耀鑫市的警官，我叫林文。”

“什么效率？”亚美凤白了他一眼，转身坐到沙发上。

“见谅，我是死者的儿子亚俊清。”二儿子看来很善于交际。

警官环视四周，问道：“尸体是在什么地方被发现的？”

“在卧室，我是第一个发现的人。”许姨立马接过话来，回答显得很老练。

“现场保护得怎么样？”林文又问道。

“喂，你问这些做什么？他是正常死亡！”亚俊清吼道，好像很不高兴。

“是谋杀！”许姨脸色顿时阴沉下来，喃喃地说道。

“你给我闭嘴！”跷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的亚美凤大声地呵斥道。

林文警官并没有理会他们的话，转身命令前来的警员们：“马上开始进行调查，房子里的人全部不能出去！”

“是！”林文身边一位高高瘦瘦的警察大声地回应道，然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行装。他看上去像是一名新警员，干劲十足。

警察们很快把整栋宅子都包围起来，并对尸体和现场进行了例行检查。

亚美凤手上夹了支烟，用傲慢的口气问：“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出去，难道怀疑我们？哼！那老头可是我的金库，我怎么舍得杀他呢？用用脑子吧！”说着她用藐视的眼神扫过身边的警察。

“呵呵，姐姐果然快人快语，看来我得请我的私人律师研究一下财产分割的问题。哈哈！光想着就令人雀跃。”二儿子亚俊清一脸坏笑。

“你们……”许姨看着他们，无奈地摇摇头，欲言又止。

亚和美站在客厅的角落里，盯着许姨看，脸色铁青。

“安静点！老人尸骨未寒，你们有没有人性啊。”那位高高瘦瘦的警员呵斥道。

“切！谁家的狗在吠？”亚俊清把一只手放在耳朵上，做扩音器状。

“你……”警员有些愤怒，嘟囔着，“我告诉你们，在排除内部犯案之前，谁都不能离开！”

林文显然看这种人看多了，显得很老练，对那个警员说：“好了，高文杰，死者身份查得怎么样了？”

高文杰立马回过神来，翻开记事本，汇报起来：“死者名叫亚太龙，男性，今年六十



三岁，是太龙基业的创始人也是董事长，被外界称为‘房产巨龙’。”

林文点点头，说：“太龙基业的情况查了吗？”

高文杰响亮地回答：“是！”然后将记事本翻了几页，大声读了起来，“太龙基业是我市房地产上响当当的一块牌子。从1987年起，公司大量参与标地竞拍，开发无数经典楼盘，无一不销售一空，占据房地产业的不败地位。尤其在高档小区的开发上有着卓越成绩。据去年财富榜统计，太龙基业资产过千亿，亚太龙绝对是富豪中的富豪。”

此时，亚美凤跟身后的一名保安嘀咕了几句，把手上的烟狠狠地按在茶几上的水晶烟灰缸里，转身进了房间。过了几分钟，保安说：“大小姐十分怀疑诸位的断案能力，特地高薪聘请当地有名的私家侦探来协助破案。”

林文并没有理会保安的话，转身出了客厅，开始室外的检查。

没过多久，门口出现了一个修长的身影。此人大约有一米七的样子，身穿黑色的修身小西装，紧身的黑色热裤显示出完美的腿线，脚上穿着发亮的黑色高跟鞋。

她缓缓地向客厅里走过来，高跟鞋踩着地板，发出噔噔的声响。

她的出现吸引住了全场人的目光，这目光里包含着欣赏与嫉妒。等她来到身边，刚毅又美丽的脸一览无余。虽然身材纤细却无柔弱之感，反而散发着慑人的气魄，让人不敢在她面前造次。

她的脸小巧精致，尖尖的下巴，饱满的嘴唇，嘴角微微上翘，双眸锐气十足，由一条细细的眼线向上勾勒着。乌黑的长发随意地披散在肩头，肌肤是诱人的小麦色，使她看上去美丽而妖媚。

保安迎了上来：“你好，你就是私家侦探吗？”

她没有回答，而直接问道：“尸体在哪里？”

保安指了指楼梯，说：“在二楼，卧室里。”保安话音刚落，这位冷酷的侦探小姐就走上了楼梯。

刚进入卧室，她就熟练地从口袋里拿出白色手套，戴在手上。

房间里的警员惊讶地看着她，眼睛瞪得圆圆的。

她环顾四周，目光锐利，让人不寒而栗。

这时，尸体已经被警员们移到担架上，大概准备带回去让法医进行尸检。

她走到尸体旁边，蹲下来，用手按按尸体，观察尸斑，接着很专业地观察死者的耳、喉。房内所有人的眼光都汇集到她的身上，而她完全忽略周围一切。她脸上冷冰冰的，没有一丝表情。

林文警官已经检查完豪宅的四周，从楼下上来查看，看到有个陌生的少女，他惊讶地大声呵斥：“你是谁？谁同意你碰尸体的？”

她慢悠悠地起身，轻挑起嘴唇，充满自信地说：“忘了自我介绍，我叫双木熙。”

林文警官听得满脑子问号。

警员高文杰上前一步，激动地对她说：“你就是那个人称‘小福尔摩斯’的高中生侦探双木熙吗？”然后满眼崇拜地看着她。

“报纸上是这么写的吗？”双木熙嘴角微微上扬，很快又恢复了冷酷的表情。

“我叫高文杰，是刑事科的新警员。请多多指教。”高文杰站在她身后兴奋地自我介绍道。

“你就是亚美凤小姐委托的私家侦探吗？”林文摸了摸胡子问道。

“嗯。”她冷若冰山，随即俯身继续检查尸体。

高文杰看着她的背影，问：“发现了什么吗？”

“死者嘴唇发青，指甲呈乌紫色，这是明显的窒息死亡现象。口中无异味，这说明死者不存在中毒现象。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，推断死亡时间在昨晚十一点到凌晨一点之间。死者的尸斑也告诉我这里就是案发地点。”

高文杰说：“噢，是吗？那死因是什么呢？”

木熙指着死者左臂说：“你看，死者的左臂有一个针孔，针孔看来是新扎的。我想死亡原因是用针孔从静脉注射入大量空气，在人体内形成阻塞气流的‘空气柱’，使短时间内氧气不能运送到心脏。”

高文杰手托着下巴，学着推理说：“那就是凶手趁死者睡着了之后，偷偷地进入房间，利用针筒向死者的静脉注射空气。”

“不是这样的。”木熙坚定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想法。

高文杰不解地看着她：“为什么啊？”

木熙抬起手，指着床边的大办公桌。办公桌上放着几本书和一个咖啡杯。正中间的一个笔记本摊开放着，上面放着一支钢笔。钢笔打开着，笔盖反套在后面。

“看来死者死前在写什么。”高文杰走了过去，拿起本子，看了一眼说，“公司的文件？那就是说，案发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：死者正在写文件，突然，凶手闯了进来，强行将死者按住，对其左臂注射空气。”

木熙轻轻地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如果是那样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你看，房间很整齐，没有任何挣扎过的痕迹，而且针孔扎得很准确。如果死者强烈挣扎的话，这样的杀人方式也太困难了吧，简直是在给自己找麻烦。”

高文杰听了点点头，说：“的确如此，那为什么要用这种杀人方式？”

旁边一个鉴证科的警员说：“如果死者吃下安眠药之类的东西不就很容易了吗？”

“安眠药？”高文杰重复了一遍，恍然大悟似的拍手，“对啊，没错。只要给死者吃下安眠药，死者就不会挣扎。死者当时可能正批阅文件，突然药效发挥作用了，便睡着

了。这时凶手进来，杀了他，再把他搬到床上。死者那么瘦小，应该很容易搬动。至于为什么选择这种杀人方法，大概是因为这样不会发出什么声音，不会让别人发现。毕竟这栋豪宅里住了这么多人。”

双木熙没有说话，心里嘀咕着：真的这么简单吗？不，一定不是。这是侦探的直觉。

“啊啊呀呀，呼呼啦啦……”一个清脆并且充满童趣的铃声在这时不搭调地响起。

双木熙尴尬地掏出手机，心想：这个“失心疯”，又偷偷换了我的铃声。

而电话正是这个“失心疯”打来的。

双木熙走出去，在一个相对偏僻的地方，按下通话键。

“喂，你想死吗？为什么我的铃声又换了？”木熙气呼呼地质问道。

对方不等她说完，就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怎么样，我唱得很不错吧！”

“切，要是再这样，我一定剥了你的皮。”

“哈哈，亲爱的。”

“恶心，打电话做什么？”木熙恢复了平静问。

“小熙。”一个响亮的声音响起。

木熙心想：这个声音听上去很立体，不像是从手机里传来的，难道是……

正在这时，一个少女向木熙走来。她娇小的身材，穿着粉色洋裙，脚上穿着同样粉红色的细跟凉鞋。这个少女留着飘逸的栗色长发，精致的瓜子脸上—双大大的杏眼，水汪汪的煞是好看。眼睫毛又长又翘，像两把小刷子一样忽闪忽闪的。大眼睛下，高挺的鼻梁，樱桃般的小嘴抹上淡淡的粉红色唇彩，配上白瓷般的皮肤，如同洋娃娃一般。

“果然是这丫头。”木熙看着她喃喃自语道。

“怎么样，找到你了吧。哈哈。”耳边传来少女银铃般的笑声，少女走到木熙面前，轻巧地按掉手机上的通话键。

眼前的美人就是诗歆，也就是木熙口中的“失心疯”。诗歆从小就跟着木熙到处跑，想甩都甩不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家里有私家侦探，经常利用高科技的力量和小熙玩猫抓老鼠的游戏。这不，现在她又利用手机反向追踪找到了双木熙。

诗歆出身富裕的家庭，爸爸是商业大亨，资产过亿。虽然诗歆出身富贵，可是她的行为和性格却丝毫没有大家闺秀的感觉。

“唉！真麻烦。你又来干什么？”木熙看着她不耐烦地说。

“帮你破案啊，本小姐可是天才。”诗歆看着木熙快气爆的脸十分开心地说。

木熙冷漠地瞥了她一眼，叹了口气，转身就走。

高文杰看见木熙回来了，便告诉她：“刚才鉴证科的小石打电话过来，说在死者胃里发现了安眠药残留物，而咖啡杯中也发现了安眠药。总之，要马上对房子里的人进行不

在场证明的调查。”

木熙看着他，说：“你觉得凶手在他们之中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高文杰面露难色。

旁边的保安抢过来回答：“这也是有可能的。”

木熙饶有兴趣地看了这个保安一眼，说：“噢？接着说。”

“这是因为，这栋宅子有前后两个大门和两个侧门，二十四小时都有保安值班。晚上，别说是人，就算是一只老鼠也休想进来。而且房子四周都安装了摄像监控系统。我刚才去查过了，昨晚根本没有陌生人进来过。”保安眼睛里透露出毋庸置疑的锐利，好像认为有人半夜进入是对自己的侮辱。

高文杰听了，说：“也就是说凶手……”他还没说出口，保安就抢先说：“就是豪宅里的人。”

双木熙此刻脸上又泛起古怪的表情，眼神好似能看穿一切。

林文命令道：“好，文杰，立刻调查他们的不在场证明。”

“是！”高文杰响亮地回答道，真是干劲十足。

许姨走过来对高文杰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就用我的房间调查吧，我的房间在一楼，这样方便些。”

“噢？是吗？那就谢谢你了。”高文杰感谢地点点头。

许姨弯起嘴角，眼角出现了几道深深的皱纹，接着说：“是啊，为了方便进出厨房，我和其他几个女佣的房间都在一楼。”

调查开始了，双木熙坐在一边旁听。

第一个接受调查的是许姨，作为第一发现者，警察对她当然有很多问题要问。而且似乎许姨也有很多话要说。

高文杰先问：“你是几点发现死者的？”

“早上八点，我每天都是这个时间喊老爷下楼吃早饭的。”

“今天早上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吗？”

“老爷房间的门没有锁。”

“平时都是锁上的吗？”

“对，老爷习惯晚上锁着门睡觉，而且没有备用钥匙。”

高文杰立刻推理道：“这更能说明凶手是内部的人了，而且还是跟死者亲近的人呢。说明案发当时不是凶手闯进房间，而是死者给他（她）开的门。对吧，木熙？”

木熙摇摇头说：“如果凶手需要死者给他（她）开门，那为什么还要给死者吃安眠药呢？”

“差点忘了安眠药！”高文杰一拍脑袋，问许姨，“死者桌上的咖啡是谁送去的？”

“咖啡吗？应该是小琪吧。这里的一个女佣。”许姨说。

“死者有喝咖啡的习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许姨回答。

“昨晚十一点到今天凌晨一点，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我在厨房准备夜宵。因为少夫人在赶着画给杂志社的插图，所以俊清少爷叫我准备夜宵。我是半夜十二点左右给他送去的，十二点半左右我又去收回盘子。”

第二个被调查的人是女佣小琪。

“昨天晚上，是你煮咖啡给死者的吗？”高文杰问。

小琪小小的身材，讲话也是轻声细语的，“是，是的。”她的神情像个犯错误的小学生。

“在煮咖啡的过程中有人靠近过咖啡吗？”高文杰这么问显然是不相信眼前这个女孩会是凶手。可是，现实让我们知道，凶手往往戴着厚厚的面具。你看到的未必是真的，看似假的未必不是真的。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看不透又如何？不过是自寻烦恼罢了。

“不清楚，昨天晚上我离开了厨房一会儿。那段时间可能有人靠近了吧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离开厨房？”

“我煮好咖啡后发现炼奶用完了，便去仓库拿。”

“你是几点钟送的咖啡？”

“晚上九点左右。”

“那昨晚十一点到凌晨一点，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先在房间里看电视，然后睡觉。”

“有人可以证明吗？”

“同屋的几个女佣都可以给我作证。”

第三个被调查的人是亚美凤。

她一进来就嘟囔：“警察先生，难道你真的认为凶手在我们之中？真是太可笑了。难道你也这么认为，我请来的小侦探？”

“配合调查就好了，吵什么。案发当时，也就是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，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哈哈，真是凑巧，我前天去参加朋友的婚礼，昨天和朋友在酒吧泡了一夜，今天早上才回来。一回来就遇到那老头死了，真是晦气。麻烦你快点问，我都困死了。”她说说着打了个哈欠。

“是吗？那还要麻烦你的朋友帮你作证啊。”高文杰说。

“当然没问题。”亚美凤毫不迟疑地回答。

“你的工作是什么？”

“问这个干吗？”亚美凤一脸的不耐烦。

“难道不能说吗？”

“我在那老头公司的企划部工作。”

“谢谢合作。”高文杰没好气地说。

第四个被调查的是亚俊清。

他倒没说什么闲话。

“昨晚十一点到凌晨一点，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我和善枝一直在房里。许姨送夜宵过来的时候应该也看到了。”

“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

“我在爸爸公司的金融部管理证券。”

第五个进来的是亚和美。

她眨着又大又黑的眼睛，无辜地望着高文杰，让人的心一下子就软了。

“昨天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，你在哪里？在做什么？”

“我开车从外地赶回来。前天去外地旅游了。”

“你一个人去旅游？有人能给你作证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她低下头想了一会儿说，“回来的路上，好像吃了几张罚单，应该被拍下来了吧。请问这个可以当证据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你是大学生吗？看上去好像是。”高文杰亲切地问。

“是的，我是东南医科大学的学生。”

“这可是名牌大学哦。真厉害！”

第六个进来的是秋善枝。

秋善枝人如其名，看上去十分善良，长长的黑色直发直达腰际。黑眸里透露出孩子般的天真，也许是因为她是儿童杂志的插图家，虽然现在还没什么名气。

“听说你昨天晚上都在房间里赶画插图。”高文杰单刀直入。

“对啊，忙得我焦头烂额。”秋善枝笑笑，又给人增添不少亲切感。

“有什么证据吗？”

“凌晨一点左右，我给儿童杂志社发了一封电子邮件，可以查到记录。而且昨晚许姨来送夜宵的时候也看到我了吧。”

“好的，谢谢合作。”

接下来又相继问了些女佣和保安，他们都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来。





几乎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明并且事后都得到证实。而没有不在场证明的似乎和案件扯不上任何关系。案件调查到这里，好像被什么阻隔住了，线索就快要断掉了。可是谁知道这只是开始。

## 【2】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而案件调查停滞在那里。

木熙端坐在沙发上，紧皱着眉头，一种不安的感觉笼罩在她心头，好像狂风暴雨就要来临了。四周明明都是亮着的，她却感觉置身于黑暗中。

“小熙。”这时诗歆低低地唤了她一声。

“干吗？”她感到心脏被压迫着，传递着可怕的气息，这就是侦探的第六感。

许姨走了过来，毕恭毕敬地说：“真抱歉，今天你们可能走不了了。”

“什么?!”木熙的心脏猛地抽搐了一下，“果然！真的要开始了吗？”

诗歆倒很兴奋：“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正好我不想回家！”接着又是一阵傻笑。

亚美凤不知什么时候从房间出来了，睁着大大的眼睛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班车提前结束了，她们无法离开。”许姨平静地向大小姐汇报着。

亚美凤一脸早就预料到的表情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那正好，反正这里房间多的是，留下来也方便早点破案。你可不能辜负我给你的高薪啊。”

“这绝对不是好事。”这句话霎时涌上木熙的心头。

“等一下，高薪？小熙，难道……”诗歆狐疑地看着她。因为双木熙调查案件从来都是凭自己的喜好，而且分文不取的。可是，这次她却收钱了，这只有一个原因。

木熙哑着声音：“你知道的，大胡子。”

在场的一个人，听到木熙她们要住下来的时候，脸色突然阴沉下来。

客房在四楼，许姨替木熙和诗歆安排了房间，并告诉她们十分钟以后可以到餐厅享用晚餐。

诗歆欢快地在柔软的席梦思上蹦来蹦去，看着心事满腹的木熙，不爽地问：“怎么啦？你一点也不兴奋？”

“呵，兴奋？真是小孩子。”木熙不做声，而是在心里嘟囔了几句。

“好啦，我们去吃饭吧，不知道有什么美味哦。”诗歆手摸着肚子，而身体已经飞速移动到了房门口。

亚家的餐厅，在三楼。

一进去，一个长达四米的长方形黑色大理石餐桌便立刻吸引了人们的眼球。

现在，餐桌上摆着形态各异的金色餐具，在水晶吊灯金黄色灯光的照耀下，格外耀眼。食物放在里面，显得高贵气派。

亚美凤、亚和美、秋善枝都已经就座。顶端的位置没有人坐，大概是亚太龙生前的专属座位。现在这个座位空着，让人有不协调的感觉。

许姨见木熙她们来了，热情地招呼：“你们来了啊。随便坐吧，除了老爷的位置。”

亚美凤扫视一眼在场的人，不悦地说：“俊清那小子呢，怎么还没来？”

“噢，他说一会儿过来的。大概给什么事耽误了吧。”秋善枝感到疑惑却完全不担心。

亚和美没理会她，拿起汤匙，舀了一口汤，喝了起来，动作轻盈优雅。

保安站在亚美凤身后，弯下腰来，毕恭毕敬地说：“让我带几个人去找找他吧。”

亚美凤慵懒地抬眼瞥了保安一眼，然后抬起手做了个去的手势。她中指上镶嵌着正方形绿宝石的戒指在灯光下闪着美丽的光芒。

“我也去吧。”木熙说着站了起来，又低头对诗歆说，“你就待在这里吧。”

保安带着几个仆人和木熙向亚俊清的房间走去。

天色已经完全黑了，长长的走廊，伴着几个人的鞋跟与地面撞击发出的声响，显得异常诡异。

亚俊清的房间在三楼最南边。

保安绅士地叩着房门，嘴里喊着：“俊清少爷。”

同样是红木的雕花门，周围同样是一片黑暗和寂静，门内同样没有任何回应。

保安加大了力度，用力地拍着，嘴里大声喊着：“少爷，少爷。”

木熙冷静地伸出手，指尖触碰到冰凉的金属把手，用力往下一按。

门发出吱的一声，开了一条缝隙。

保安们默契地相互看了一眼，点头，像是在给对方打气。

木熙用力一推，门完全敞开了。

眼前漆黑一片。他们警觉地走了进去，感觉完全陷入一片黑色的沼泽中。

保安熟练地摸到门后的按钮。

啪——屋顶上华丽的吊灯，发出刺眼的光芒。他们睁大眼睛，扫视着房间，里面一个人也没有。屋里的摆设和平时没任何区别。

保安们面面相觑，一时间全然不知所措。

木熙率先转身：“去外面看看吧。”

等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木熙回过头，一脸孤傲，冷冷地对他们说：“分头行动吧。”

保安点点头：“好的，十五分钟后在这里集合。”

此时，漆黑的夜空挂着一轮残月。风吹树动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像是幽魂的控诉，使人汗毛不禁竖了起来。

木熙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，当做电筒用。惨白的光束，在夜空下显得无力。

“咦？那是什么东西？”木熙对眼前的景象发出疑问。

在昏暗中，有一个低矮的小房子，大量垃圾袋堆在里面。

大概是亚家存放垃圾的地方。最前面的一个垃圾袋口张开了，有什么东西一根根的，随着风轻柔地飞扬着。

“好像是人的头发，难道？”具有超强想象力的木熙不禁这样联想，“亚俊清被肢解了放到这里？！”她纤瘦的身体，不禁打了个寒战。好奇心强烈地占据她的思想。

她一个箭步冲到垃圾袋旁边，把手机惨白的光线打在它上面。

的确是头发，不过是假的。

她把它拿出来，瞥了一眼，便开始不爽地嘟囔：“只是个长的假发，不知道是哪个大妈用的，我竟然还以为……唉，没意思。”

双木熙的好奇心远远没得到满足，她愤愤不平地放下假发，顺着脚下的鹅卵石小道向前走，光束左右两边来回搜索着。

大约又走了十分钟，她抬头眺望前方的路，喃喃自语着：“好像没有尽头，这条路真的是太长了。差不多该回去了，快要集合了。”

就在她开始准备往回走时，手机发出的光束划过左前边的草地，一个可怕的影像映入她的眼帘。

她的表情旋即变得冰冷，眼光像利剑一样瞪着前方，长长的睫毛向上弯曲。

没有尖叫，没有吃惊，有的只是接到挑战书时的既爱又恨。

眼前的情景足以让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在未来的一个星期内吃不下饭。

草地上，在一棵粗壮的大树下，一个人安静地躲在血泊中。那人健美的身躯下，翠绿的小草被黏稠的红褐色血浆粘在了一起。

她左手缓缓移动手机，光束从那人的脚部慢慢向上身移动——黑色的高档皮鞋，墨蓝色的西裤，被解开的外套，血染的白衬衫，接着是那张熟悉的脸。

她的嘴角缓缓挂上古怪的笑，因为她确定了，这个人就是他们正在苦苦寻找的亚俊清。

当所有人得知消息赶来的时候，双木熙正戴着手套从容不迫地给尸体做检查。

秋善枝肢体僵硬地走到尸体旁，脸色苍白，眼泪不断地流下来，像钻石一样在这苍茫的夜色中闪烁着。她双手软弱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，看来丈夫的死对她打击很大。

亚美凤一直嚣张跋扈的脸上此刻也显露难色，精致的烟熏妆也有些花了，看来对于弟弟的死，她还是比较在意的。